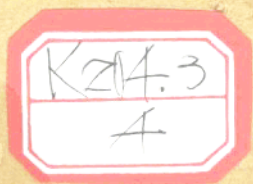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

70-95卷



宋

真宗皇帝

天禧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為書樞密院事 瑋沈勇有謀取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

卒瑋懷邊人羌戎畏愛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諡文 敏中端厚沈毅識大體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六月寇軍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軍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

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謹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軍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

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因力謂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

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取謝

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迪乃受命

取寇軍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官者周懷政服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泉宮官也出告寇軍已而事泄準罷丁謂

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寇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

州人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輿車校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

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愕乃止謀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取準為太常卿知相州

罷翰林學士歐度字公量樞密直學士王曙字晦叔河南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敗也帝命與小州謂輔云與連小州

八月取寇軍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能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取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天若

初無厭廟之責者自能相三紕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軍羣臣畏謂威莫敢言

九月帝疾瘳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字子通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更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

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

寇軍盡費大計 目當慎之入慎 東宮監國事出 非常止宜恭自 朝廷且可由者 臣請準因周懷 懷政之告而始 有此謀入預全 人畢表已覆害 咸况復從酒無 言尤為粗疎無 休其遺跡去位 不得謂非自取 也至真宗以國 官職至議成禍 亂亦且得解始 事不獲之等哉

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制書直
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將
于殺人事最不治準無非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
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善臣爾願復留遂言出傳曰詔復入中書視事
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字同叔編草之筠自院上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
與稱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德所補
詔太子參議朝政 若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寶善堂親政皇
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
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五年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吐蕃置勒斯來降
冬十一月賊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高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興
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依罪改貶

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帝崩道昭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預即位仁壽皇太后為皇太后故 王曾奉道昭入殿簾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
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運禱權猶足亦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
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皇太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
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殿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人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
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
恣而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夏四月賊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衛州團練副使 真宗臨崩惟言飛軍李迪可托丁謂怨準而太后憐迪嘗謀立已子具
道擬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眾曹瑋亦謫知萊州 初謂與連王曾與趙太室謂熟視曾曰居侍主人恐亦未免蓋曾嘗以第舍假
曾瑋道致光州且使人迪行或謂謂曰迪若死死如士論皆謂曰果曰諸生記事不通曰天下惜之而已謂使人謂之曰朝
廷若賜瑋死頭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
抄抄率拜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還

仁宗即位年已
十三不為幼夫
使得公正大臣
輔政則朝廷可
望清明母后臨
朝無益於君德
而有損於國是
持食主之使計
圖依附權重耳
王曾此偏正色
立朝時倚為重
可不於交遠時
力陳利害澄底
分軍國之器以
圖保本登瀛而
復爭當權字錄

定章... 計耶

確之... 罪而亦被逐社

以私... 大臣所以昭

大公... 况以明實証

則史... 諸生記事云

不願... 而無志憚人

責焉

丁謂... 立侍有坐席

事交... 嘗推履於升

覺於... 較前更重而

在欲... 即明正其罪

何足... 為營林所謂

手展... 至云忘賦天

耳目... 謂之罪世所

知賦... 下必聞新政

概決... 視之有且控

目機... 實則平日之

此低... 見矣

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 契丹主開真宗崩葬漢大臣舉哀遣耶律隆慶等來弔祭真宗御靈建寶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真宗諱者悉改之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元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

春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春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

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

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而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允恭入泰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

恩州輪次人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曰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此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

達自陵下達以其事聞詔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風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林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達請獨對

因言謂已為禍心令允恭移墓于地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馮拯進曰謂國有罪帝新即位臣等定議故皆可之且

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一日太后召宰相論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

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違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與允恭同議稱旨禁中臣等其敢辦庶贊聖神

睿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為太子

少保分司西宮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賊宰相皆降制時欲並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以拯為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曾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

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未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遇洛陽皆

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姓夷簡宰相也夷簡由是進用蒙正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

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 真宗書殿壁曰曾直蓋惡念之也

丁謂有罪賤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賊連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

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

足以動人于是即謂家設神像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勸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始言出其家

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非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

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道不可勝記謂起崖州道出雷州境上謂以羊羶羊蹄羊尾羊腦羊髓羊骨羊脂羊髓羊腦羊髓

并中浮屠鬼祟之說家謂西京書為書自負責致國學思戒家人無懈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瑋瑋前付其家戒使者

同鄉齊會眾傳時之碑得者不致私即以之聞太后帝見之感測遂徙雷州亦出于瑋學也 劉瑋瑋洛陽人

御此惡天通靈傳覽

卷七十四 宋真宗皇帝

史臣以夫高煦
并為是端嗣日
發明則以為非
且謂書其其人
大夫書委從本
不足信事也止
直宜清不論不
謀而已舉而後
再失大且又這
戰竹那至正非
真宗之過於祖
忘之後而元無
補救化之得夫
戊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冬十月葬永定陵在潭柘山以天書殉
史臣曰真宗英德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舉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及重淵
既盟封禪事作祥瑞者雖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痴不可悟也仁宗以天書殉葬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熾灼因附之與為昏媾寇準之斥惟演有力馬及序權名獨削去準姓氏云
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聲齊州人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奸嚙所誣哉帝遂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
庶將及已因稱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
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諫謂封人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諫
劉隨封於城人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

吐蕃李立遵來附
時承中書
諸州始學田始此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耨從之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特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
是難隻日亦名侍臣講請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各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裝

仁宗皇帝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推卷鹽行貼射見錢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字仲詢人請
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字夢人亦言天下敲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糶春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
林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字頌城人呂夷簡嘗宗道領之首者奉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多無用兵
芻糧軍下納地之走迫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為其直販市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樂序聚謂之三說說及其既做利歸商賈以券償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急于售券得券即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
物之估日高茶之價由是邊備日蹙抄芻糧者以茶法大壞至是請等較歲入登耗上言淮南十三場茶黃州曰王拱辰流馬
曰王岡州曰太湖州曰壽州曰宣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山麻步開州曰光州曰均州曰均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十三萬婚除九萬婚為本錢感得息錢三萬餘婚而官吏廉給雜費不其馬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
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賜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耨從之

諸州始學田始此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耨從之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特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
是難隻日亦名侍臣講請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各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裝

仁宗皇帝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推卷鹽行貼射見錢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字仲詢人請
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字夢人亦言天下敲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糶春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
林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字頌城人呂夷簡嘗宗道領之首者奉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多無用兵
芻糧軍下納地之走迫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為其直販市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樂序聚謂之三說說及其既做利歸商賈以券償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急于售券得券即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
物之估日高茶之價由是邊備日蹙抄芻糧者以茶法大壞至是請等較歲入登耗上言淮南十三場茶黃州曰王拱辰流馬
曰王岡州曰太湖州曰壽州曰宣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山麻步開州曰光州曰均州曰均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十三萬婚除九萬婚為本錢感得息錢三萬餘婚而官吏廉給雜費不其馬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
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賜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耨從之

諸州始學田始此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耨從之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特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
是難隻日亦名侍臣講請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各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裝

仁宗皇帝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推卷鹽行貼射見錢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字仲詢人請
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字夢人亦言天下敲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糶春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
林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字頌城人呂夷簡嘗宗道領之首者奉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多無用兵
芻糧軍下納地之走迫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為其直販市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樂序聚謂之三說說及其既做利歸商賈以券償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急于售券得券即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
物之估日高茶之價由是邊備日蹙抄芻糧者以茶法大壞至是請等較歲入登耗上言淮南十三場茶黃州曰王拱辰流馬
曰王岡州曰太湖州曰壽州曰宣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山麻步開州曰光州曰均州曰均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十三萬婚除九萬婚為本錢感得息錢三萬餘婚而官吏廉給雜費不其馬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
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賜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耨從之

諸州始學田始此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耨從之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特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
是難隻日亦名侍臣講請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各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裝

仁宗皇帝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推卷鹽行貼射見錢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字仲詢人請
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字夢人亦言天下敲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糶春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
林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字頌城人呂夷簡嘗宗道領之首者奉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多無用兵
芻糧軍下納地之走迫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為其直販市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樂序聚謂之三說說及其既做利歸商賈以券償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急于售券得券即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
物之估日高茶之價由是邊備日蹙抄芻糧者以茶法大壞至是請等較歲入登耗上言淮南十三場茶黃州曰王拱辰流馬
曰王岡州曰太湖州曰壽州曰宣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山麻步開州曰光州曰均州曰均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十三萬婚除九萬婚為本錢感得息錢三萬餘婚而官吏廉給雜費不其馬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
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賜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耨從之

諸州始學田始此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耨從之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特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
是難隻日亦名侍臣講請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各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裝

仁宗皇帝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推卷鹽行貼射見錢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字仲詢人請
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字夢人亦言天下敲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糶春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
林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字頌城人呂夷簡嘗宗道領之首者奉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多無用兵
芻糧軍下納地之走迫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為其直販市而厚始之權貨務宋祥陽之制祥陽受軍之地曰江陵府曰荊州曰海州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婚錢乃香
樂序聚謂之三說說及其既做利歸商賈以券償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急于售券得券即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
物之估日高茶之價由是邊備日蹙抄芻糧者以茶法大壞至是請等較歲入登耗上言淮南十三場茶黃州曰王拱辰流馬
曰王岡州曰太湖州曰壽州曰宣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山麻步開州曰光州曰均州曰均州歲課五十萬婚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婚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十三萬婚除九萬婚為本錢感得息錢三萬餘婚而官吏廉給雜費不其馬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
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

一而然必整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為前日貼射故有貼射之名若屬謀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算權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權錢償之謂之見錢法以實錢入事
相為難行商人支學稅務時起會錄吏等亦言其煩擾于是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
之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其解鹽亦歸入錢官解鹽商人所使認改知洪州專學職事在三年

三月行崇天歷

司天監張奎運所造

秋九月馮拯罷

拯為龍巖重而乏風節丁謂不謀實拯營救力也平居自奉多侈靡外亦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欲進皆有常法為國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知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

初太宗得通天犀牛角有白理如蟻咬現有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為道人取自洛中既至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卒

冬十一月禁巫覡邪術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己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殊州德安人索部中錢二千

家勒令還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湖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置益州交子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文一婚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事必息轉運使薛田

少廉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為額自是以後益州

二年夏五月丁亥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將多敗死

曾之解鼓狀之
感辨河決之深
難云持以鎮靜
而流官是人心
安然以運籌之
此立朝之人宜
所宜知初不必
待釀乃過人者
而後辨此也至
聞水作狀則望
數不遠其精見
陳謀則當時若
若臣之度量亦
大乎可見夫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鴻臚肆放錫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受理無狀豈可違安私室更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光歸者皆懷服馬時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人恐欲東奔明首嘗曰河決秦水至民間妖言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能以夏球為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復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華政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發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州縣人以為教生徒仲淹教高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嘉焉之疎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文結任數傾側世以奸邪目之

夏五月癸丑元佑卒

秋九月以程琳野天琳亦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嘗除命喜曰不辱吾輩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鑄被災郡縣通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 琳家正子濟州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琳琳怒曰琳曰知白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殿後卒論如法

秋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及是卒帝為罷上已宴

三月丙申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 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謂惟為寇當貴為理學文編夏國今訂正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性雄毅多大畧喜繪畫能創製物始國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于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並立為皇太子始此

秋七月江南河北水

並在七月亦不及而兩今改正 江監府揚真潤州江水溢詔遣使安撫賑恤河北大水九月遣近臣十七人巡行免水災州軍秋稅

己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勤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恣

之大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廉前或以指爪擊帝程左右指亦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

會利用從子洙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為歲事聞洙杖死內侍羅崇勳與利用有隙先是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

洙之利用去其兒惟知惡良

人請併非利用后間議執政眾頗望未有其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帝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能為于牛海將軍知陳州二月參知政事曹瑛道卒瑛字 宣道剛正嫉惡過事敢言責成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黨頭參政因其姓且言晉賊也及卒太后臨真之太后臨御宗道屢有劾皆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魏尼社稷后雖然有小臣力仲可補立也氏之朝后問宗道宗道獨曰若立劉氏上無如宗道若可止后嘗與帝同幸德孝寺欲舉筆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遂命

張士遜罷 先是曹利用憑寵自恣士遜為相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及是利用既斥士遜遂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詳參參知政事陳堯佐字希夷為樞密副使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辭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是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嘗臨也因歷數事君卿有亮然者奎對曰保天之道

妄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貨官錢再貶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轍而死利用性悍敏少通力觀懷敏其親甚或有因緣以逆者故及于然然居位忠盡有守然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感之復制舉諸科 自祥符罷制舉至是帝詔復置六科以待宗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置高

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勇智勇之士三月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母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夏六月王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青州曠目州兗州今嶺東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繫守衛者於御史

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燒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道言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燬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是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華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司諫范諷字補心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

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善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無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併懷便殿太后左右烟家稍通請詔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至是以首相罷知青州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契丹詳來大延琳據遼陽反冬十月契丹將耆耆移字和字多字郭字明字國字濟字五字世字補字核字討之遼東自神冊中附契丹冊權監國之法馮延休韓昭勳字相字輝字為戶部使始以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存儲戶部副使王嘉獻字造字那字使其民滑粟以賑之水

路艱險多至覆沒振扑持擄民怨思亂東京錫里軍詳來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耆耆先狩字凝字鑑及其妻南陽公主殺昭勳

補臣官假使名實非止道五百具宗索木大書始仿舊時大書宮便而置本不當於政經仁宗因災罷之可為律體道政和中復是神官五清

真德宗之世
遂以為傳賢人
臣之與非者
雖繁不免誤
受之君德修人
乃至其成

同即大安受朝
似之於禮誠不
合仲淹論之是
也疏請遷改元
能付天表而禮
心真可謂不
所學主以去官
官上書會實為
躬若覆瓿去歲
所言殊為踴往
過正天子合天
下以隆尊奉若
李齊臣史編拜
舞正所以備儀
教李為世法程
又阿剛北而
之樓子

夷簡領一無
足稱惟蘇家祀
歸休之禮言家
唐遠所全實多
而討論不敷不

符亦思不這金銀
嘉以快眾情備號與遠改元天慶留守王道平踰城走告寧契丹主徽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郡統以討之賊兵屢敗
延琳嬰城固守明年賊將楊詳世夜開門納軍遂擒延琳
京師地震

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靈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
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願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
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名仲淹詰以狂妄邊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屬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
忠直獲罪門下疎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外補出為河中府通

唐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運商法 上書者言榷鹽運商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設翰林學士咸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
榷鹽運商法今去其弊一榷鹽運商入權設鹽鐵通十餘萬兩二也榷鹽運有沉溺之患榷鹽更使鹽商以沙石分皆乃罷三京二
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權貨務受兩池鹽目是商賣流行而官課損兵
九月姜遵卒以通稱字琳人為樞密副使 時政出宮掖權厚倍別美家婢以于進用命未下有號告者祺問東頭西頭蓋意在
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禧卒于宗真立其母蕭訥木謹 契丹國號正統 宗真宮人蕭訥木謹所生齊天后蕭
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馬訥木謹自立為皇太后隆禧政廢隆禧初隆禧疾革訥木謹嘗齊天后曰老物之寵
亦有既邪及隆禧卒左右布木訥誦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訥木謹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
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非之可乎訥木謹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訥木謹不從違之上京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
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虜道輔能得出主客者遣道輔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排
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再使契丹益加禮重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徽宗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親獨對羣臣優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
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王明道元年春二月真宗宸妃李氏薨 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
異八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客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
外呂夷簡為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復獨立簾下台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

外呂夷簡為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復獨立簾下台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

隨元得大寶
人者職不降
集其一善主
以此其他過
耳

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畏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器
殞于洪福院夷簡又請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其時勿謂夷簡不道也崇勳懼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斡木謹獻其主蕭氏 訥木謹慮契丹主懷齊太后鞠有恩因其鬼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濟賜后死后曰悉實無
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違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宮中火詔羣臣言關失 大火內廷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啟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退班百官拜
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臣願一見清光上舉廉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曾
剛直言火起無逆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圍火所經處辨
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關失大赦殿中禮勝宦諂守人秘書丞劉越字子長皆請太后還
政以答天譴不報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于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吉投元昊三使齎

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旗三十年衣錦時此宋
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放善性所使英雄之主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繼令以兵自號鄂摩馬球吾祖名凡
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傲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
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于國中

癸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一尺司天言含泉皇_{注見}見狀觀者皆以為彗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殿皇太妃亞獻
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

帝耕藉田 命宰相張士遜_{明道元年}復相撰謁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討宋祁_{字子京}言皇太后揭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藉田記
二月皇太后劉氏崩_{諡曰宣}皇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
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上方器物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
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員祖宗事濫使劉_仲中_廣遠京西言在庾有出勝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
夷簡嘗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稱進外家而任官者雖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
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嘗遣以后服斂
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道諡皇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諡軍國事閭門姓百僚皆御史中丞養齊目養史母道

知七卷天... 宋仁宗皇帝

五

地之皇真乃
心宋至亦示
彼時勢尚不
能而巴又臣
有過之秋五
必出於曹安
言太之口

是簡本非正人
但廢后一事不
得歸罪於彼以
為情復是改
周后而此及帝
為有罪為無罪
耶使無其事是
簡用計頃之則
不客殊大其甚
免於廢后事

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字端之舉請下閣門取
垂簾儀制蓋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劍修手觀祇抑倖臣名宋將范仲淹而職內侍
燻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受遺先帝謂道陛下者十年今宜極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成中外
得無吉望太
后垂簾日事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鼎晏殊能

夷簡疏陳八事正朝禁舉即禁舉力故非元實語甚切至帝因與謀以張

者等皆附太后欲逐能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詔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雖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
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和知閣文應既封詞之乃知事由郭后也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 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
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問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
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幸
洪福寺祭易科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得劉氏加厚

六月甲午朔日食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草木盡堯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側然乃命
陳執中字伯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時初置望而實則學士以命來過於前日帝者思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帝思以格

惟小人趨利以得趙鼎字元長有欲王拜太宰者謂趙鼎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時可預防若奸邪共濟為患深可
懼也真宗曰卿趙鼎字元長有欲王拜太宰者謂趙鼎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時可預防若奸邪共濟為患深可
由政體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繫惟陛下深察之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

詔定祈禱禮翰林侍講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故事請別築宮乃作奉慈
廟以奉二后神主

張士遜楊崇勳

明道元年為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士遜與崇勳宴飲期上莊
懿太后冊不至中丞范諷勅之俱罷夷簡遂復相

十一月薛奎罷

奎以疾罷明年平奎據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慕古人俯愧後世爾
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鈞州人自為吏部選人時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乃詔自

于河遠使來告

紀二年春正月作通英延義二閣

先是龍圖閣學士

孫奭

孫奭繪無退圖以進帝命世字講問至是又落卷襄野

孫奭

取御史行孫污藍水州酒務

污上言自孔道朝范仲淹被黜凡在情地盡懷憾默乞之寡天威用存國體流入責知衡山縣

朱知有責命復上書言事

外事如御史之中既在右者乃獨之除既耳目易之乞察其罪

二月官字堂元徽太子

李迪罷以王曾同平章事

范滷李迪右之藉勸

善者皆制則迪遂罷知亳州

李熙賅言朴律津視古

福宮觀馬熙熙獨任

阮運知蘇州范仲淹

逮又獨執周禮

左右大臣宜先及之

秋九月作睦親宅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

使傳問后辭曰

疑文應進壽而

于道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曰主講於堂中非

賢者固好辨又有

謂者固好辨又有言則又作而此舉乎如此則必得惡聞

信州人

十二月吐蕃置勒斯貴大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蘇木諾爾德名將兵擊置勒斯貴敗死殆盡蘇木諾爾被執元昊自領眾攻犏牛城在今西寧府西城在今西寧府西德名宣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元昊大破殺戮又攻唐居在今西寧府宗魯爾在今西寧府自帶軍領統支城西北諸城置勒斯貴部將安子雄以兵臨歸路元昊與戰敗之執部兵溺寧鳴爾河在今西寧府及饑在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置勒斯貴辟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趨懋誠其邊置勒斯貴潛使人移植深庭及大戰元昊清歸士年視恤而渡溺死者十八九爾後甚眾置勒斯貴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任實顯者或實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御史刺吏閤門使以上致仕者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筠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高持舉撰造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夏五月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字師魯歐陽修字永叔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道用多出其門上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違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越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連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傳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輪以獻一作能三日通賢大抵裁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斯仲淹越職言事驕閭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院

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機刺大臣重加誦誦備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漢主燕聞警致兩用無猜豈損今德陛下自親政以來慶遠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焉州唐置今江西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允夷簡怒斥監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貶書貴司諫高者納州歐之并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納怒上其書修坐貶夷簡注見今于是御史韓琦字稚圭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持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則朝士畏仲淹相繼出逃仲淹者謂韓琦也王質出郊飲飲之或以質質曰命文

中之得厚利契丹使通至買銀于幽州路李必字仲輝昌德太子王質字子野第三子

秋七月置大宰正司 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眾多既廢居睦親宅招于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失

冬十月契丹初服越進士 契丹主御元初服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許試進士于延運大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四 宋仁宗皇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

十二月趙元昊使回鶻取瓜沙肅州

瓜州瓜州以洪澤谷名在今涼州府肅州今瓜州府定遠鎮見前瓜州仍居興州元昊以糧以為興慶府阻河黃河依實蘭山

在今靈州府靈州縣西元昊志其山為國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重分統其來軍兵

總計五十餘萬發兵則以銀牌名部長自製書形體方正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事上聞元昊有處廟中國通版而往即其

門之酒家則飲酒引年壽望曰張元昊吳來此題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誰之義二人曰元昊有不理會乃

理會名即財元昊問中國地理二人故云元昊地然異之皆善觀用事凡與人立國問誰之義二人曰元昊有不理會乃

至是以祈嗣乃置像宮中祠之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徽宗齊能以王隨陳先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附錄孫參知政事感度知樞密院事王觀字通之

同知院事初夷簡事曾其諱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

罷帝疑之間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直對遂交諭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

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齊善而夷簡善宋敏度惟感度不得志于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

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屬齊夷簡屬度于是四人俱罷

而度獨留

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

字通明州長州人上言官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修造科非所宜消復

之費也頃聞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謝言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反省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

鑒善應來拜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從

誠賢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續通文獻通考時有衆星西北流當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字子

瞻言臣觀國史祖宗日視朝時方罷猶坐後苑門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貴骨軒末治之秋乃隔日御殿

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于祖宗之時府庫虛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修

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令慈安發憤指近習之職人親則明殿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殿

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隨堯佐韓億石中立見前隨堯佐韓億石中立等事會其要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

才德不當以子綱為舉收判官遂皆免時遇事敢言切而不在謀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山通以勳元
吳敏孫不見
納罕春秋降
既至中國滅
植復歸故土
那勒密即歸
朝廷無安矣
直境其處宜
遠邊防頗乃
逐其人聽其
客既大相保
其甚欲禦敵
方雖元吳遠
早明不因此
生軍而稱兵
之速勤實促
日朝廷未備
以道宜何如
更議長秋如
在在殊年而
在在討遠事
得不壞期是
知其法何不
將多之而能
其於除十事
臨湯沐之孫
且止為防守
惟故勤勤計
費之力以當
人莫不允於

以張士遵章得景州同平章事王禮華若合州人參知政事王博文州人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景州
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遠內侍至學士院得景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華臣正朕皆
默議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令日用卿職由此也文身以張繼嗣如繼嗣人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潤州議者恐仲淹復用遂擬以事語入帝怒更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以其
步朋黨丁詔戒之

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逼遼反 元昊遣使詣五妻俱佛以親河東道路既遠與諸酋敵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當靖德城在
塞門塔姑今陝西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逼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逼遂率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勣執遣元昊元
昊殺之遼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屬庸常敬效好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 文 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予以私進退士人具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
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及卒贈侍中曾子元孫題墓碑頌明請帝親
賜其碑許之曾曰

十二月京師地震 時鄜延路奏趙元昊反故有是命已而移球知涇州與雍俱兼

以夏球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略夏州 略略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舉夏州 陝西諸路就球計事球上疏以為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今若不數主客之利不計攻
守之便而輒議追討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選勇虜兒以為藩籬三路置勒勒兵并力破賊四度地勢
中置弓子社丁以備邊守八旗並選小若以完兵力以備朝廷多採用之策是時邊臣方議征討多以球為怯

加吐蕃置勒勒保順節度使 自李德遠陷西涼巴喇濟舊部往往歸置勒勒斯齊回陀降者復數萬置勒勒斯齊居鄜州西有臨谷
城在今西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遂川大首領尋加河西
節度使置勒勒斯齊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成大功

祀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頭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齊守恩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頭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

者論其貌類魯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如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制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出師討之當即誅滅詠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
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不足貴且彼已得輿服勢必不能自制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置勳多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

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不足貴且彼已得輿服勢必不能自制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置勳多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

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不足貴且彼已得輿服勢必不能自制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置勳多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

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不足貴且彼已得輿服勢必不能自制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置勳多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

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不足貴且彼已得輿服勢必不能自制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置勳多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

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不足貴且彼已得輿服勢必不能自制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置勳多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

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不足貴且彼已得輿服勢必不能自制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置勳多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

弱而足謀多乘用之其不能誤者其亦可知矣

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吳官爵絕互市楊榜于邊募人能擒元吳若斬首獻者即授定章節鉞元吳又遣水手番燒古地納克法而去古地克法番部名營作時今改正詔省浮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廣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右司諫韓琦言省浮費當自板廡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罷之乃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厚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主宗真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蕭氏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觀中國歲幣之利契丹主悔悟乃奉迎遂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能以王禮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己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戡州人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字仲太常博士呂公弼字簡之等十餘人

士元道請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令為小人所誣查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籍薄不足深治帝以道輔朋附怒于度琳俱坐死免出知州籍等並被貶尉士元流海島道輔亦出知鄆州通補始知為士通所賣後復

夏人寇保安軍宋置今疑安是迎檢指揮使狄青字漢臣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宋本都督在延州諸將皆克捷蹕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其放當至是元吳寇保安軍鈴轄盧守勳字君瑞開關使人使青擊走之以功加春

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涇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 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于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

曲避乎不許至是知樞密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元昊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平字士開石元孫字德平死之續綱目劉平石元孫戰敗平與元孫同被執二月既范雍知安

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瀾若隸土兵魯弱又無宿將雍雖益師不報未幾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砦故城在金明縣東改為砦都監李士彬明人父子東勝至延州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以書召劉

平于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宜州延州洛川之口西十里止營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方俟政郭遵明州分屯外境雍皆名選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東行五里許與賊遇擊退之賊索盾而陳官軍復奪其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

人日暮賊以輕兵來薄官軍小却德和望見連率麾下走保西南山泉從之皆清平遠其子直孫馳追德和語曰當并力抗賊余

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唐縣今屬平遠軍校逃留得千餘人韓嗣三日退保西南山立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

青猛銳善戰賊目不敢探其鋒所向披靡亦其勇略使然耳非彼輩面具之足

以制勝也史記觀其善不知者將來其不知以為先投之固不亦冤乎失實